

# 日本平安朝出現的文學作品中的色彩表現

## The Color Express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Heian Period

曾啓雄

Chi-Hsiung TSENG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暨研究所教授

日本最早和中國官方的交往，出現於推古天皇十五年（西元607年），相當於中國的隋文帝時期，當時並沒重視這個鄰近的國家。隋煬帝時，日本推古天皇時期，由聖德太子主政下，分別於八、十五、十六、二十二年派出四次遣隋使，第二次由小野妹子持著國書抵達，國書上寫著「日出處的天子致書日落處的天子」觸怒了隋煬帝，且由於隋朝末年進入了一段混亂的戰爭期，派使前往中國之事因而告一段落。到了唐朝初年，雖有貞觀之治，但兄弟兇殘，直到政局穩定後，雙方交往又開始。唐玄宗開元四年，派出以多治比縣守廣成爲主、副使藤原宇合，另外有吉備眞備、阿倍仲麻呂、僧玄昉等搭船前往，獲得唐朝的接納。唐朝留學生回國後，分別在日本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兩國交流活動裡，最令人動容的，莫過於鑑真和尚的東渡。分別遭受六次的海難與迷航，到最後雙目失明下，仍堅毅不改東渡日本之願。其他如弘海法師空海也在804-806年到唐朝學習眞言秘宗，回國後，在高雄山寺弘法。其中，也有在朝爲官的例子，如晁衡，日本名爲阿倍仲麻呂。晁衡還是由唐玄宗

賜名的。晁衡的努力，考中了進士，展開了唐朝的仕途，也成爲了唐朝詩人，最後並當了唐朝的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最後還授予北海郡開國公之爵位，封三千戶的食戶。曾隨遣唐使回國時，還引起當時的好友王維等人以詩詞相送。李白在聽說遭遇海難時，苦情作詩哭訴一番，可見阿倍仲麻呂在中國還有點人氣。阿倍仲麻呂回國也不順利，遭遇了海難，漂流到越南去了，又回到長安。

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萬裏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  
鼉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李白「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  
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沈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日本的平安朝出現時期，當時唐朝處於最強盛時期，大氣度地接納各方文化外，也鼓勵交流，使得唐朝的文化成爲史上津津樂道的一環，也因爲交流得以花開四散，

影響了韓國、日本、越南、西藏等地區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學習，隨著中國朝代的更迭，陸續派出遣宋使、遣元使、遣明使，直到德川家康之江戶時期的鎖國政策，才告終結。江戶時期之後，就連結了明治維新的西化政策。

從歷史上看，日本不斷地從中國交流裡吸取文學、繪畫、漆器、陶瓷器、染織品、書法、醫藥等，一時成爲風流。如在足利將軍時期，對宋朝陶瓷、繪畫等藝術的喜愛，也影響臣民對宋朝文物的收集，至今仍有不少佳作留存在日本。如足利義滿的收藏品之宋徽宗「桃鳩圖」、東京博物館藏的梁楷「雪景山水圖」，都曾經是足利家族的收藏品。圖上分別捺有足利義滿的「天山」、「道有」收藏印和義政的「雜華室」收藏印，證明確實曾爲其所收藏。足利家族至今的佳作，要數足利義滿的金閣寺、兒子足利義政的銀閣寺了，目前都是到京都必遊的勝景。其他如京都金地院藏宋徽宗的「秋景」和「冬景山水」、京都大德寺收藏的牧谿「觀音猿鶴圖」，與宋李迪的「紅白芙蓉圖」、唐朝智永的「眞草千字文」、元趙孟頫的「與中峰明本尺牘」等書畫家的作品。陶瓷也有



京都嵐山天龍寺方丈匾



京都嵐山天龍寺庭院水池



奈良竹林



奈良依水園跳石與水池

不少的作品收藏於日本，如東京博物館內的建窯「曜變天目」，同樣是建窯而收藏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的「油滴天目」、收藏於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的龍泉窯「青磁鳳凰耳花生」和許多的宋元時期僧畫與佛經、器物織品，尚留存於各寺院中，被妥善地保存。除具體的器物繪畫等的引進外，也參考了唐朝的長安城規模，縮小建造了平安京，就成為現在京都市雛形。

色彩制度上，根據回國的遣隋使報告，制訂了仿自隋朝的冠位十二階，將朝廷的命官按照大小等級，分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十二階，各自有不同的冠、服色，座的位置也不一樣。官位和服飾連結，構想上是來自唐代。文獻上在目前留存的《唐會要》卷三十一〈輿服〉中，記載著：「上元元年敕。…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當時的衣裳分成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種類，按照用途之同，而有不同的規定，一般所舉出的色彩是指朝服部分，從尊到下分別為紫、緋、綠、青，黃色是

皇帝的專屬色，其餘各色再分別以深和淺來加以區別。

日本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大寶律令，就是根據唐律令制度，訂定了日本各種生活、稅收、兵役等的規範。律就是相當於刑法，令就是民法。之後，根據「大寶令」稍加修正後頒發的律令，就是「養老律令」。養老律令的「衣服令」裡，對禮服、朝服、制服明文規定：親王一至四品是深紫色、儲王和諸臣一位深紫、諸王二至五位諸臣二和三位淺紫、四位深緋、五位淺緋、六位深綠、七位淺綠、八位深縹、初位淺縹。另外更明文記載著：「凡服色。白。黃丹。紫。蘇芳。緋。紅。黃橡。縵。葡萄。綠。紺。縹。桑。黃。揩衣（しりぞめころも）。秦（はりぞめ）。柴（しばぞめ）。橡墨（つるばみすみぞめ）墨。如此之屬。當色以下。各得兼服之。」大寶律令的規定也是一樣，只有在措辭上，養老律令將大寶律令的黑紫改成深紫而已。在上位的可以穿下位的衣服，但下位者不可以服用上位的服色。不僅規定色彩，更進一步規定了染色方法的使用。色彩名的使用也以漢字表現，色彩的順位和中國唐朝的相符合，也是由紫往紅、綠、青

之發展。措辭上選用了縹字，縹是由藍草染成的青色。在律令中有比較詳細的色彩染色材料上的區分，如黃丹、蘇芳、黃橡、葡萄、桑。倒是比較奇怪的是，對黃色並沒有採取禁止的意思。只有規定黃丹色是太子的服色，黃丹色之色相是接近橙色的黃。

隨著多次的使節訪問，攜回的禮物或其他國家進獻給天皇的寶物，長期被鎖存於奈良的正倉院，唐朝的器物也在其中。目前奈良博物館每年固定公開部分，內容包含極廣，有玻璃、漆器、唐三彩、錦、羅、綺、銅鏡、瓷鼓、阮咸、棋盤、繪畫、佛教器物，也收藏了許多當時被當作是寶物的材料，如象牙、玳瑁、犀角、紫檀、白檀、檳榔、蘇芳、青金石。居然檳榔也在其中，台灣的特色之一的檳榔還被當作是寶，收藏在天皇的倉庫裡，睡了千餘年。當然也少不了香料和藥材，如丁香、沈香、全淺香、黃熟香、麝香、薰陸、畢撥、密陀僧、胡桃律、巴豆、紫鑛、沒食子等。以上的藥材中，就有染色材料的蘇芳和紫鑛，蘇芳是染緋色、絳色的材料，紫鑛除了可以當染色材料外，也是化妝品中的胭脂原料，就是古時候女孩子的口紅。



奈良飛鳥寺觀音造像



東大寺大佛

密陀僧是繪畫或彩繪的顏料，也是佛像的彩色原料，由礦物研磨而成。除了材料與服飾上的色彩表現外，文學上表現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由於律令的明文規定，使得貴族生活更有保障，放心生活享受的追求。促使從延曆十三年（794年）開始至鎌倉幕府（1192年）間之平安朝時期，文風鼎盛，也發展出具日本特色的藝術與文學作品。文學特色上，以物語和詩歌集最被注目，如收錄近江朝以後，即天武天皇到奈良朝之間（751年）的八十餘年來的漢詩「懷風藻」。詩集中的詩體大都具中國的六朝或初唐的風格，全文以漢字呈現，作者不詳，由貴族與僧侶所撰寫集合而成。此集的出現，也說明日本文學發展史裡的里程碑，由漢詩唐詩的學習中，慢慢摸索出獨自的和歌風敘情詩體。最後，出現了像古事記、萬葉集、源氏物語等具有日本獨自風格的代表性文學作品。萬葉集是本詩歌集，全集歌數有2070首。和中國一樣，所謂的學問，就是從認字開始到讀書作詩，也是選士的標準之一。加上當時主政者藤原一族的鼓勵，成為貴族上流社會間的風尚。著名的萬葉集中，有個

叫做額田王的女人，因政治權勢被迫改嫁三次，生命歷程充滿傳奇性的女人，寫詩送給的前夫大海人皇的歌：「あかねさす紫野ゆき 標野ゆき 野守はみずや 君が袖振る」（卷一、二十），其大意為：「馳駢於皇家長滿紫草的原野 遊獵其中 即使沒盡到守護家園的責任 也要舞起你美妙的衣袖」。有點近似於幽雅的諷刺、提醒意味，大海人皇回答是：「紫草のほへる妹を憎くあらば人妻ゆゑにわれ恋ひめやも」對在紫草邊微笑的妹妹有點憎恨的話，哪是因為我對已為人妻愛戀的冷卻。兩人的對詩，頗為露骨，點出彼此愛戀卻又無奈的情景。這類的文學作品，在平安朝時期有：敕選和歌集、古今集、土左日記、蜻蛉日記、伊勢物語、大和物語、竹取物語、落窪物語、宇津保物語、枕草子、紫式部物語、和泉式部物語、更級日記、金葉集、詞花集、榮花物語、大鏡、狹衣物語、浜松中納言物語、夜之寢覺、堤中納言物語等作品。

色彩也成為被關心的生活享受之一，除了在律令上的明確規定外，也因唐朝的交流，各種的彩色材料和技術在被記錄在「延喜式」（記錄天皇日常生活的記事文件）

裡。如「延喜式」的內藏省，對祭祀紀錄就有：朱砂一千兩、紫草四千五百斤、茜大兩千斤、刈安草一千圍、胡粉二十斤、綠青二十斤、丹六十斤等。另外，在主計寮的紀錄中，也有紅花七斤八兩；另外從安藝國進貢的紀錄中，有黃蘗兩百斤；越前國的紅花、茜草、黃蘗皮，其他的尚有藍草和支子的相關記載。在民部省「記錄的交易雜物中，有甲斐國的紫草八百斤、近江國的刈安草五百圍、長門國的胡粉二十斤和綠青二十斤與丹六十斤、大宰府的朱砂一千兩和茜草兩千斤等。以上的記載中，出現的紫草、茜草、紅花、黃蘗、刈安草、藍和支子都是和染色有關的植物。和顏料有關的，是綠青、胡粉、硃砂、丹。顏料都是礦物居多，同時兼具顏料、塗料、化妝品、藥物。綠青就是銅綠，相當於石綠；胡粉是白色的，當時以鉛粉居多，作為白色顏料或白色化妝品。朱砂和丹都是紅色的顏料，也是腮紅或口紅的顏料。從其交易數量上看來，上千斤的茜草，可以說是具大規模種植的經濟作物了，不再是仰賴野外採集的方式，已成為普遍的生活現象，不單是少數一兩位貴族的享受而已。在「延喜式」的縫殿寮特別



東京上野東照宮白色冬牡丹



東京上野東照宮粉紅色冬牡丹

(曾啓雄攝)

對「雜染用度」記載著天皇的服裝色彩，說明天皇日常生活是穿著「黃櫨」，太子是穿「黃丹」，其他的色彩也使用紫（深紫、淺紫、深減紫、中減紫、淺減紫）、緋（深緋、淺緋）、蘇芳（深蘇芳、中蘇芳、淺蘇芳）、葡萄、紅（韓紅花、退紅）、支子（深支子、黃支子、淺支子）、椴（赤白椴、青白椴）、綠（深綠、中綠、淺綠、青綠）、縹（深縹、中縹、次縹、淺縹）、藍（深藍、中藍、淺藍、白藍）、黃（深黃、淺黃）等色的衣服。其中，也提到有關媒染劑的材料，如薰灰或麥、米等，也有使用醋作為顯色劑的紀錄。也有出現類似中國東南少數民族間穿著的亮布製作工序，用槌打的方法，讓染好的布匹帶有光澤，槌打的地方叫做擣殿。

唐朝的穿著也流行於日本當時的貴族間，叫做唐衣，經常出現於和歌或物語中。也由於追求極致，發展出十二單的穿法，一單可以選用三色來配色，十二單就是三十六色，相當於三十六層衣服，經常出現的是十六層的穿法，貴族間有點較勁的意味，競相以穿多層來顯示自己的品味和富貴程度。其實，光穿戴整齊都已經很辛苦了，何

況三十六層的衣服，推測有近四十公斤的重量，走路都有點辛苦。因此文獻中，常出現因身體無法負荷衣服重量，忍受不了長時間坐在宴會席間，而提早離席的記載。另外，比較特別的穿法是「襲」，襲字的念法和意義都和重疊「かさね」一樣。利用絲線的疏紡，讓縫製成的衣物帶有透明的感覺，一層層不同顏色穿用時，相疊在一起，製造色彩的透明、深度、濃度等效果的感覺。如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薄紗般，有如蟬翅般輕薄透明的絲織品，底色很容易透到上面來，形成視覺混色效應。如「冰」色，就是使用一層經過壓光的絲帛，裡面襯一層白布，使之看來像冰一樣，白白的又帶點光澤的樣子。又如「藤」色，裡面穿青色，外面再穿薄紫色，感覺上就像紫藤花的紫色效果。「紅葉」的穿法是裡面很濃的赤色外罩層鮮赤色，「落栗」的穿法是裡面香色（茶色）外加濃蘇芳色。「枯野」是裡面青色外面是茶色。因為染法和穿法的不同，衍伸出各種的色彩表現，出現了特有的色目（いろめ），相當於色名的意思。如出現於「枕草子」、「榮花物語」等物語中的真紅、蔥、白椴、香（黃褐色）、萱草色（橙黃

色）、萌黃等色彩用語，一方面跟植物有關，另一方面也和色彩表達有關。在染布與色紙的染色相關的記事裡，也出現了如下的色名：梅、梅襲、紅梅、苔紅梅、櫻、樺櫻、櫻萌黃、柳、躑躅、山吹、裏山吹、藤、卯花、若楓、花橘、杜若、菖蒲、棟、撫子、唐撫子、撫子的若葉色、蓬、朽葉、青朽葉、黃朽葉、赤朽葉、荻、桔梗、紫苑、女郎花、龍膽、菊、白菊、蘇芳菊、紅葉、青紅葉、櫨紅葉、櫨、落栗、枯野、冰等色。

本著「禮失求諸野」的心情，探討日本的傳統色，也發現了不少曾經在中國舞台出現過的色彩與染色和彩紙技術的紀錄。慶幸都能保存在日本，但不知道能保有多久，目前也和大陸一樣，正在快速消失中。目前僅能知道中國傳統色和日本傳統色確有很多重疊的地方，由於歷史文化的交融的結果。當然其中也有日本獨特的一面，要進一步瞭解其中的源由和深入關係的話，只有等待同時能理解雙方的有緣人了。

#### ■ 注釋

- 1 伊原昭，平安朝の文學と色彩，中央公論社，昭和37年，pp.18-20。